

绿原

绿原译文集

第六卷



剧海悲喜

〔德〕海涅 等 / 著 绿原 / 译

海涅

莎士比亚

缪尔哈伦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绿原译文集

第六卷



剧海悲喜

〔德〕海涅等 / 著 绿原 / 译

目 次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引言	3
悲剧(之一)	
克瑞西达	21
卡珊德拉	24
海伦	25
维吉利娅	27
鲍西娅	30
克莉奥佩特拉	34
拉维妮娅	40
悲剧(之二)	
康斯丹丝	47
潘西夫人	51
凯瑟琳公主	53
贞德	55
玛格莱特	56
玛格莱特王后	58
悲剧(之三)	
葛雷夫人	65

安夫人	68
凯瑟琳王后	69
安·波琳	71
麦克白夫人	73
奥菲利娅	75
考狄利娅	78
朱丽叶	81
苔丝德梦娜	84
杰西卡	87
鲍西娅	96

喜剧(之一)

米兰达	103
提泰妮娅	104
潘狄塔	105
伊莫琴	106
朱利娅	107
西尔维娅	108
希罗	109
贝特丽丝	110
海丽娜	111
西莉娅	112
罗瑟琳	113
奥丽维娅	114
薇奥拉	115
玛利娅	116
依莎贝拉	117
法国公主	118
住持尼	119

培琪大娘	120
福德大娘	121
安·培琪	122
凯瑟丽娜	123

喜剧(之二)

第一部分注释	137
--------------	-----

假不假? 假而不假(代序)	146
---------------------	-----

爱德华三世

剧中人物	155
第一幕	157
第二幕	166
第三幕	182
第四幕	198
第五幕	215
第二部分注释	221

两位贵亲戚

剧中人物	231
开场白	233
第一幕	235
第二幕	250
第三幕	268
第四幕	291

第五幕	304
收场白	322

第三部分注释	324
--------------	-----

黎明

爱弥儿·维尔哈伦和《黎明》	331
---------------------	-----

人物表	334
第一幕	335
第二幕	354
第三幕	370
第四幕	387

第四部分注释	403
--------------	-----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海 涅

引言^[1]

我认识汉堡一位善良的基督徒，他怎么也不能容忍这件事：我们的天父和救世主竟是犹太人出身。一想象到，那个值得无限崇敬的人，完美无缺的典范，反倒属于那些从来不擤的长鼻子一族，他便不禁义愤填膺了；那些在街头叫卖谎货的长鼻子们，他压根儿就瞧不上眼，尤其叫他恶心的是，他们居然跟他本人一样，搞起香料和颜料的大宗买卖来，损害到他私有的利益。

威廉·莎士比亚之于我，恰如耶稣基督之于汉蒙尼亚^[2]的那位优秀的儿子。一想到他毕竟是个英国人，属于那个由上帝一怒之下创造出来的最别扭的民族，我也是满肚子不痛快。多别扭的一个民族，多败兴的一个国家呀！多古板、多乏味、多利己、多狭隘、多英国气呀！这样一个国家，要不是海洋害怕翻胃的话，老早就把它一口吞没了……这样一个民族，一个灰溜溜的、打呵欠的怪物，它的呼吸充满了闷人的浊气和要命的厌倦，它大概终归会把自己吊死在一根粗大的船缆上……

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民族中间，威廉·莎士比亚于一五六四年四月去世了。

但是，那时的英格兰——感谢他赐予我们人间福音^[3]（世人这样称呼莎士比亚的戏剧）的那个人，便诞生在那里的名叫 Stratford upon Avon^[4]的北方伯利恒^[5]——那时的英格兰当然同今日的英格兰大不一样；人们还称它 merry England^[6]，它正繁荣在五光十色中、假面舞的欢乐中、深谋远虑的癫狂行为中、意气风发的事业心中、洋溢的激情

中……那里的生活还是一场斑斓的竞技,虽然华胄的骑士们亦庄亦谐地扮演主角,但嘹亮的号角却也激动了平民的心……人们不喝浓烈的麦酒,而喝轻松的葡萄酒,这种民主的饮料灌得那些人醺醺然忘其所以,平起平坐,而方才在清醒的现实舞台上,他们还在按照品级和出身区分着彼此……

从此以后,这种丰富多彩的兴致褪色了,快乐的喇叭声沉寂了,美妙的醉意消失了……而世称《威廉·莎士比亚戏剧集》的这部书,却被留存在人民手中,作为艰难时代的慰藉,作为那个 merry England 真正存在过的证据。

这是一种幸运,莎士比亚正赶上了时代,他是伊丽莎白和雅各布^[7]的同代人,那时新教虽然已经表现在无拘无束的思想自由中,但一点也没有影响到生活和天性,而王权则为没落的骑士制度的余晖照耀着,还在全部诗意的荣华中闪闪发光。是的,中世纪的国教,天主教,已经在理论上被摧毁了;但它仍然带着完整的魅力生活在人们的感情中,仍然保存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见解中。直到后来,清教徒们才得以把旧日的宗教一朵一朵地根除掉,并把那种寂寞的忧郁像一层灰暗的雾罩似的铺张到了全国,那种忧郁此后便日见没精打采,精疲力竭,以致退化成为一种温吞吞、哭兮兮、昏昏欲睡的虔敬主义。像宗教一样,英国的主权在莎士比亚时代,也还没有经受那些微弱的变革,那些变革今天在那里以立宪政体的名义被贯彻着,即便对于欧洲的自由不无裨益,但无论如何并没有为艺术造福。同那个伟大的、真正的、最后的国王查理一世的血一起,所有的诗意都从英格兰的脉管中流出去了^[8];诗人或许在精神上预感到这件可悲的事变,但却没有作为同代人经历到它,他真算是三生有幸。莎士比亚在我们今天经常被称为贵族。我决不想来反驳这个指控,反之宁愿为他的政治倾向辩护,当我想到,诗人的有先见之明的慧眼已经从大量朕兆中,预知出那个制造清一色的清教徒时代,那个时代把一切生活乐趣、一切诗意和一切明亮的艺术连同王权一起给消灭了。

真的,在清教徒统治时期,艺术在英国是失宠的;福音派的狂热特别对戏剧文学逞凶,连莎士比亚的名字多年来也在人民的记忆中泯灭了。今天从当时的一些小册子,例如从大名鼎鼎的普利因^[9]的 *Histrion - Mastix* 中读到,可怜的表演艺术曾经被怎样毒辣地咒逐,实在使人不胜惊讶。我们有必要过分认真地为这类狂热愤恨清教徒吗?的确不必;在历史上,每个忠实于自己内在原则的人都是正确的,这些阴沉而执拗的头脑只服从那个敌视艺术的精神的一贯性,那种精神在教会成立头一世纪中就已显示出来,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在偶像破坏方面施展威风。这种古老的、不可调和的对于戏剧的反感,无非是在两个截然相异的世界观之间^[10]统治了一千八百年的那种宿仇的一个方面,一种世界观生发在犹太的贫瘠的土壤上,另一种则生发在繁荣的希腊。的确,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圣徒陵墓和艺术摇篮之间、精神的生活和生活的精神之间的仇怨已经持续一千八百年之久,由此而引起的相互摩擦,明争暗斗,被公开在通晓内情的读者面前。我们从今天的报纸上读到,巴黎的大主教拒绝为一个可怜故世的演员举行通常的葬礼,须知这种行为决不是出于教士的刚愎自用,只有浅见之徒才在这里看到褊狭的恶意。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毋宁是一种古老的、反艺术的决死战斗的激情,而艺术则历来被希腊精神当作讲坛,以鼓吹生活,反对禁欲的犹太主义;教会把演员当作希腊主义的工具加以迫害,这种迫害也不放过诗人,因为他们只从阿波罗^[11]汲取灵感,并为被放逐的异教神在诗的国土中保证了一席容身之地。或许这里也是某种仇怨在作祟吧?在最初两世纪中,演员乃是苦恼的教会的死敌, *Acta Sanctorum*^[12] 便经常提到,这些渎神的优伶们在罗马的舞台上,为了取悦异教贱民,怎样致力于丑化拿撒勒人^[13]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秘规。或许就是这种相互猜忌,在教会语言和尘世语言的仆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不共戴天的决裂吧?

除了苦行的宗教热忱外,还有共和主义的政治狂热,鼓舞着清教

徒仇恨古代英国的舞台,因为在那里不仅颂扬过异教和异教观点,而且还颂扬过保皇主义和贵族世系。我在另一个地方^[14]指出过,那时的清教徒和今日的共和主义者,在这方面真是相似之极。但愿阿波罗和不朽的缪斯保护我们免于后者的统治吧!

在上述宗教和政治动荡的旋涡中,莎士比亚的名字长时期内消失了,几乎过了一整个世纪,它才恢复自己的声誉和光荣。但是,从此以后,他的威望便与日俱增,他仿佛成了那个几乎一年十二个月都见不到真太阳的国土、那个万劫不复的岛屿、那个单欠南方气候的 Botany-bay^[15]、那个煤气蒸腾、机声聒噪、教味十足、酩酊大醉的英格兰的一个精神上的太阳!仁慈的造化决不会完全剥夺她的众生的继承权,她拒绝了英国人一切美妙事物,既不赋予他们歌喉,也不赋予他们享乐能力,或许仅只授赠他们啤酒皮囊以代替人的灵魂,于是为了补偿这一切,她便赐与他们一大块资产阶级自由、经营安乐窝的本领和威廉·莎士比亚。

是的,他是精神上的太阳,这个太阳以最美丽的光彩、以大慈大悲的光辉普照着那片国土。那里的一切都使我们记起莎士比亚,最平凡的事物在我们看来,也因此显得容光焕发。他的天才的羽翼在那里处处围着我们簌簌作响,他的明澈的目光从每一件重要现象上向我们祝好,而发生伟大事件的时候,我们相信往往会看见他频频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微笑地。

在我逗留伦敦期间,当我这个好奇的旅客从早到晚寻访所谓名胜的时候,这种关于莎士比亚的直接或间接的绵绵不尽的追怀,我是非常清楚的。每个 lion^[16]使人想起更雄伟的 lion,莎士比亚。我所访问过的那些地方,都在他的历史剧中永垂不朽,正因如此,我从少年时代便熟识了它们。在那个国家里,不但饱学之士,甚至每个国民都熟悉这些戏剧,连 beefeater^[17]也不例外。他一身朱服,满面红光,在 Tower^[18]上充当向导,把中门后面的地窖指给你瞧,理查就在那里授命杀害了自己的侄儿,那个年轻的王子,接着他又劝你去请教莎士比亚,诗

人把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细致入微地写出来了^[19]。威斯敏大寺院^[20]里给你导游的堂守,也会不断地谈起莎士比亚,那些故王和故后在这里被雕成石像,舒展地躺在他们的石棺上面,人们花一先令六便士就可瞻仰一番,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他们却扮演着一个如此暴烈或凄惨的角色。他自己,伟大诗人的雕像,如原身一般站在那里,身材巍峨,蹙额沉思,手里握着一卷羊皮纸卷册……那里面或许写着什么咒文吧,当他半夜三更喃喃动起白色嘴唇,召唤棺中长眠的死者,那些白玫瑰和红玫瑰的骑士们^[21],便会披着生锈的铠甲,带着过时的宫廷服饰,蓦地站立起来,贵妇们也会喟叹着,从她们的墓穴中悠然起立,接着便爆发了一阵剑击声、狂笑声和咒骂声……恍如在朱瑞巷^[22]一样;我经常在那个剧院里欣赏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的演出,济恒^[23]在那里如此强烈地震撼过我的灵魂,当他在舞台上绝望地四下奔窜的时候:

A horse, a horse, my kingdom for a horse!^[24]

假如我想列举使我追忆起莎士比亚的地点,我不得不抄录整本*Guide of London*^[25]了。这个情况意味深长地发生在议会里,与其说因为它的所在就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经常提到的那个威斯敏大厅^[26],不如说因为在我所列席过的辩论中,不止一次地有人谈到莎士比亚,而且还引证了他的诗,当然不是为了它的诗意,而是为了它的历史意义。我讶然发现,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仅是作为诗人享受尊荣,而且还被议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为历史家所称许。

由此引起了我的一点议论:假如向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提出这样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只有一个仅以诗意及其艺术表现为最高目的的戏剧家才能满足,那未免有失公道。莎士比亚的任务不仅是诗,还是历史;他不能任意改裁既成的材料,他不能兴之所至地构成事件和人物,正如不能遵守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一样,他也不能遵守关于个别人或个别事实的情节的统一。然而,在这些历史剧中,比起在那些诗人的悲剧中,诗意却涌流得更充裕、更有力、更甜蜜,尽管他们虚构或者随心所

欲地改编题材,在形式上达到了严谨的匀称,在这门艺术本身,特别是在 *enchaîne - ment des scènes*^[27] 方面,超过了可怜的莎士比亚。

是的,正是这样,这位伟大的不列颠人不仅是诗人,还是历史家;他不仅掌握了美尔波美尼^[28]的匕首,还掌握了克里奥^[29]的更其锐利的刻刀。在这方面,他可以同远古的历史家们相提并论,后者同样地不把诗和历史划分开来,他们不仅提供了一本大事汇编,一本灰尘仆仆的史实标本,而且通过歌曲使真理大发光芒,在歌曲中只让真理扬声高唱。当今为人乐道的所谓客观性,无非是一个乏味的谎言;描写过去,而不添加我们自己感觉的色彩,那是办不到的。是的,因为所谓客观的历史家到底是在向现代发言,所以他便无意间会用自己时代的精神写作,这种时代精神在他的文章中是如此明显,就像在书信中不仅表露出写信人的性格,还会表露出收信人的性格一样。那种笼罩在事实的刑场^[30]之上、以其死气沉沉而自夸的所谓客观性,其所以被斥为谎言,乃是因为对于历史的真实性,不仅需要详细地陈述事实,而且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那个事实对于同代人所引起的印象。但是,这种传达却是极其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仅需要关于文件的普通学识,而且还需要这样一种诗人的直观能力,他能了解莎士比亚所说的“过去时代的真髓和血肉”^[31]。而且,他不仅能了解他本国的历史现象,还能了解古代年鉴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在他的戏剧中便惊讶地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戏剧中以最逼真的色彩描写了没落的罗马风尚。正如看透了中世纪的骑士形象一样,他还看透了古代世界的英雄,并且命令他们披露自己的肝胆。而且,他永远善于把真理提高成为诗,连不通人情的罗马人,严酷、冷静的散文民族,这个具有粗暴的掠夺欲和精明的律师才能的混血种,他也能够诗意地加以改观。

但是,关于他的罗马剧,莎士比亚也不得不再听到形式混乱的责难,连才具过人的作家蒂特里希·格拉贝^[32]也把这些剧本称之为“打扮成诗的史记”,什么这里缺乏中心,这里分不清谁是主角,谁是配

角,这里如果说废除了地点和时间的统一,那么情节的统一就更其勿论了。最明达的批评家也有荒诞的谬见啊!我们伟大的诗人不但不缺乏后面一种统一,而且也不会没有地点和时间的统一。只是他的这些概念比起我们的来,多少要宽广一些:他的戏剧的舞台是这个地球,这便是他的地点的统一;他的剧本演出的时期是永久,这便是他的时间的统一;他的戏剧的英雄符合这两点,他便是剧中有声有色的中心,并且表现了情节的统一……这个英雄便是人类,他不断地死去,又不断地复生——不断地爱,又不断地恨,但爱得比恨得更多一些——今天像一条蛆虫畏缩一团,明天便像一只雄鹰飞向太阳——今天承受一顶鸡冠帽,明天便荣获一顶月桂冠,更常见的是,两顶同时一齐戴在头上——这伟大的侏儒,渺小的巨人,按照顺势疗法^[33]制造出来的神,神性的他身上尽管稀薄之至,但毕竟不是一点没有——咳!出于谦逊和羞愧,咱们还是少谈这位英雄的英雄气概吧!

莎士比亚对于历史所显示的忠实和真实,我们发现他对于自然也同样具备着。人们惯说,他给自然照镜子^[34]。这种说法是难以苟同的,因为它使人误解诗人对于自然的关系。反映在诗人心灵中的,并不是自然,而是自然的形象,这种形象恰似最忠实的镜像,乃是诗人的心灵生来就有的;他仿佛给世界带来他自己的世界^[35],当他从梦幻的童年醒来,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候,他便立刻从其整体关系中,了悟到外在现象世界的每一部分;因为他的心灵中带有一幅整体的类像,他才了解一切现象的基本原因,而这些现象对于平庸的心灵却显得扑朔迷离,按照一般方法加以探讨,只有不胜其烦,甚至全然莫名其妙。……正如数学家单凭一个圆的最小断片,便能立刻确定这个圆和它的圆心一样,诗人只要从外界看到现象世界的最小断片,他便立刻理会到这个断片的整个普遍关系;他仿佛把握住一切事物的轨迹和中枢;他是按照最广泛的范围和最深刻的集中点来理解事物的。

但是,在诗人身上发生那种恢复世界完整性的奇妙过程之前,永远必须给他提供现象世界的一个断片;对于现象世界断片的这种觉

察,乃是通过感官实现的,它仿佛就是制约着内部显示的外部事件,而诗人的作品正有赖于这种内部显示。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我们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由上述可知,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事件可能非常渺小而平淡,而且通常也正如诗人的外部生活非常渺小而平淡一样。我是说平淡而渺小,因为我不愿采用更为丧气的字眼。诗人们是在他们作品的光辉中向世界现身露面,特别是从远处观望他们的时候,人们会给炫得眼花缭乱。啊,别让咱们凑近观察他们的举止吧!他们恰似夏夜间从草丛叶簇闪烁出现的奇妙的光点,闪烁得如此灿烂,竟致使人相信,它们就是大地上的星辰,……使人相信,它们就是游园的王子王孙们挂在丛林间并给遗忘在那里的钻石、碧玉,那些贵重的珍宝,……使人相信,它们就是太阳溅射出的焰末,原来消失在盛草中间,到了凉爽的夜晚,便精神抖擞,兴冲冲地闪烁起来,直至早晨来临,赤红的焰球重又把它们吸入自身……唉唉,可别在白天去寻找那些星辰、宝石和焰末吧!你找不到它们的,你只会看见一条可怜的苍白的小蛆虫,惨兮兮地在地上蜿蜒爬行,那样子实在叫你恶心,只是出于奇怪的怜悯,你才不忍一脚把它踩死!

莎士比亚的私人生活怎么样呢?尽管从各方面考察,仍然几乎一无所获,这倒是一点福分。只是关于诗人的少年和生平,流传过种种无稽的愚蠢的传说。据说,他曾经跟他父亲一起宰过牛,他的父亲是屠户……说不定这些牛就是那些英国评论家们的祖宗吧,他们想必由于宿仇,才到处指点他的不学无术和艺术缺陷。又据说,他曾经做过羊皮生意,结果财运欠亨……蹩脚的骗子啊!他认为,他要是做起羊毛生意来,一定会坐在羊毛里面过日子。这些轶闻,我一点也不肯相信;真所谓“叫喊多而羊毛少”^[36]。我倒宁愿相信,我们的诗人果真是一个窃猎者,为了一头小鹿犊而几陷法网;但是,我毫不因此对他有所谴责。德国俗话说得好,“正人君子也难免顺手牵羊。”接着,他大概逃

到了伦敦,在那里为几文酒钱,在戏院门口给大人先生们看马……长舌妇们在文学史中喊喊喳喳的谣言,无非就是这些吧。

关于莎士比亚的生活状况,真凭实据乃是他的十四行。可是,我不想谈到他的十四行,只因那里面表现了人的深重苦难,它们才引发我对于诗人的私人生活做出如上的观察。如果想象一下,在莎士比亚死后爆发的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风暴,促使清教徒全面地统治了一个时期,后来继续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影响,不仅毁灭了英国文学黄金般的伊丽莎白时代,而且还使它湮没无闻,那么,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较确切的资料之所以缺乏,这便不难解释了。到上世纪初叶,莎士比亚的作品重见天日的时候,有助于注释作品本文的那些传统业已荡然无存,评论家们只好向这样的批评求救了,那便是在浅薄的经验主义和尤其可怜的唯物主义中探本求源的批评。仅仅威廉·黑兹利特^[37]例外,英国就没有造就出一两个出色的莎士比亚评论家;到处都是些小家子气,斤斤计较,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自吹自擂,要是能够给可怜的诗人指出任何一点古董方面、地理方面或年代方面的错讹,并且能够怜悯一下——可惜他不曾从真本原著中研究过古人,而且学校知识也未免掌握得太少——那么,他们便狂喜到有爆炸的危险。他竟然让罗马人戴起帽子来,让船只在波希米亚靠岸,并且在特洛伊时期引证过亚里士多德!^[38]这是一个在牛津大学荣获 magister artium 学位^[39]的英国学者所不能忍受的!我称之为例外的并且在各方面都称得上出类拔萃的唯一的莎士比亚评论家,便是故世的黑兹利特,一个灿烂而又深沉的心灵,狄德罗和伯尔内^[40]的合身,他不但有热烈的艺术热情,还有炽热的革命热忱,永远喷涌着活力和才智。

德国人要比英国人更善于领悟莎士比亚。这里必须首先重提那个亲爱的名字,在需要我们伟大的首倡精神的地方,我们处处会遇到这个名字。哥特荷尔德·艾弗拉伊姆·莱辛是第一个在德国高声拥护莎士比亚的人^[41]。他为给这位最伟大的诗人建筑一所神殿,搬来了最沉重的砖石,而尤堪称颂的是,他不辞劳苦,给这块建筑神殿的基